

诸子争位监国丧命

TAIWAN LISHI YANYI

● 群雄并起芝龙入台

● 牛皮割地荷夷筑城

收复台湾

何斌献图

● 卫温浮海以求夷洲



# 台湾 历史演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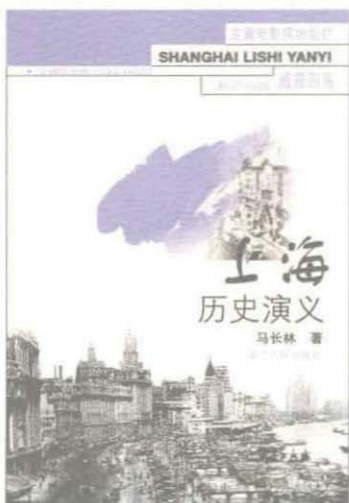
杨树标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 《上海历史演义》

马长林 著 定价：25.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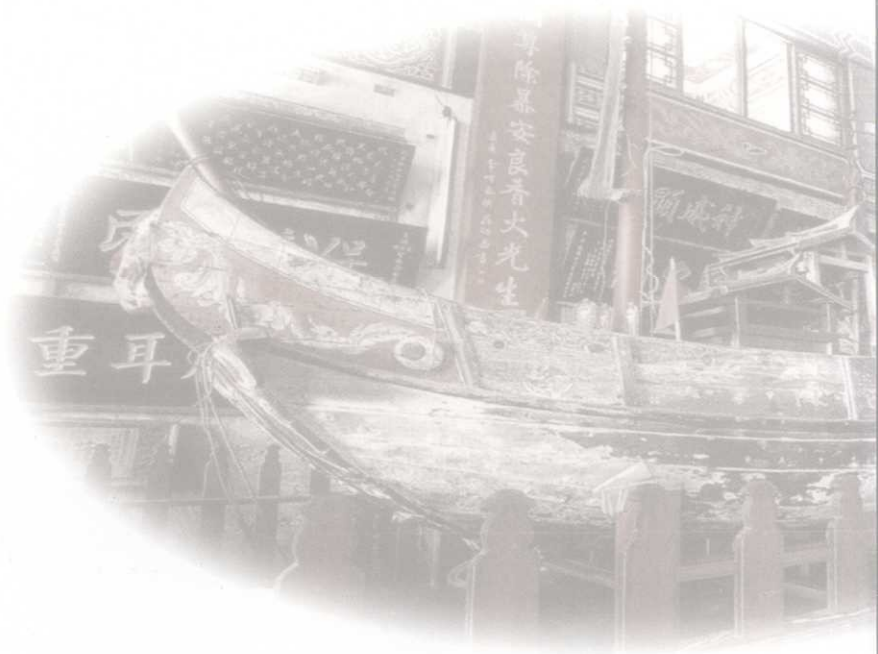


# 《台湾历史演义》

杨树标 著 定价：25.00 元



TAIWAN LISHI  
YANYI



ZHEJIANG R  
CHUBANSHE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 台湾

TAIWAN

LISHI

YANYI

# 历史演义

杨树标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 目 录

- |       |          |          |       |
|-------|----------|----------|-------|
| 第 一 回 | 开天辟地文明伊始 | 卫温浮海以求夷洲 | (1)   |
| 第 二 回 | 耀德观兵三征流求 | 毗舍耶人劫掠泉州 | (10)  |
| 第 三 回 | 马上帝国经略流求 | 明初海禁澎湖弃守 | (20)  |
| 第 四 回 | 倭人东来海氛不靖 | 抗倭援朝设立游兵 | (36)  |
| 第 五 回 | 德川幕府卷土重来 | 东倭未除又来西夷 | (48)  |
| 第 六 回 | 群雄并起芝龙入台 | 牛皮割地荷夷筑城 | (74)  |
| 第 七 回 | 争一杯羹荷西交兵 | 龙行海上降而复叛 | (93)  |
| 第 八 回 | 屡败官兵芝龙降明 | 开发台湾击破荷夷 | (108) |
| 第 九 回 | 荷夷暴敛怀一造反 | 明季巨变勤王北上 | (127) |
| 第 十 回 | 追随唐王转战闽赣 | 誓师海上力图复明 | (146) |
| 第十一回  | 拒绝诱降三度北伐 | 何斌献图收复台湾 | (167) |
| 第十二回  | 成功病歿金厦失陷 | 和和战战日蹙一日 | (196) |
| 第十三回  | 诸子争位监国丧命 | 郑氏败亡台入大统 | (213) |
| 第十四回  | 鸦片战争尘埃落定 | 新订条约台湾开埠 | (229) |
| 第十五回  | 共同利益美日沆瀣 | 铭传赴台法军失利 | (241) |
| 第十六回  | 鸦片泛滥民变四起 | 四任巡抚治理台湾 | (265) |
| 第十七回  | 春帆一梦宰相让台 | 民主立国景崧抗倭 | (283) |
| 第十八回  | 义军御侮清心可鉴 | 台湾沦陷匿有燃灰 | (300) |
| 第十九回  | 殖民苛政酷猛于虎 | 愚民同化难奏其效 | (316) |
| 第二十回  | 工业日本宗主利益 | 农业台湾殖民所需 | (330) |

- 第二十一回 高压网下星火燎原 番民抗暴喋血雾社 (343)
- 第二十二回 民主浪潮席卷全台 烽火狼烟抗日御侮 (368)
- 第二十三回 台湾光复陈仪入主 台民暴动源于劣政 (394)
- 第二十四回 蒋氏复出重整纲纪 排斥异己吴孙遭殃 (406)
- 第二十五回 自由花落文字狱兴 时不利兮美蒋断交 (423)
- 第二十六回 近世进士尽是近视 当局扶持经济起飞 (443)
- 第二十七回 家淦执政太子监国 新人新事更新政治 (470)
- 第二十八回 官匪一家江南被刺 蒋氏殒命李氏登基 (488)
- 第二十九回 山重水复两岸通航 海天寥廓不归何待 (508)
- 后记 (516)

## 第一回 开天辟地文明伊始 卫温浮海以求夷洲

在 5000—10000 年以前，天气突然变暖，覆盖大陆各地的冰川开始融化，海水在不知不觉中上涨了 100 多米。台湾和大陆之间的陆地被海水淹没，形成了一个近 200 公里的海峡。但茫茫大海挡不住大陆文明的渗透，因为海洋交通的便利，有许多不同种族从不同的方向利用顺风顺潮漂到了台湾。

根据对台湾“长滨”、“左镇”猿人头考古发现，台湾原始人与“北京猿人”是“堂兄弟”。自古以来，台湾土著就是华夏子孙，后来进入台湾的是从菲律宾群岛漂来的尼格利陀人，他们身材矮小，肤色黑暗，毛发蜷缩，善用弓矢，水性极佳，而且非常崇尚巫术。据本世纪 30 年代台中县能高乡布农人的传说，300 余年前在泊戈河下游还有许多尼格利陀人的后裔，布农人称他们为谢浊索。这些身長不足两尺的小人，兼营农耕与狩猎，一日三餐，以粟为常食，所用的弓很小，屋基以石盘石砌成，行大家族制，一家人口达 60 至 100 人。另有一族尼格利陀人的后裔，布农人称他们为匹涅坎人，一家只有五至六人，屋宇也只有布农人的三分之一，但族人之间极为团结，他们手持短小的弓箭，行动敏捷，射箭百发百中。布农人在和匹涅坎人的冲突中连连失利，最后不得不设计袭击，这样连续三次，匹涅坎人伤亡殆尽，只剩 100 多人连夜乘船逃亡南方，不知所终。为了纪念这次伟大的战役，布农人迄今每年还要进行盛大

的矮灵祭活动。在此之后古琉球人也随之进入台湾，他们身材较矮，皮肤细腻，态度文雅。妇女出门时都张伞以避太阳，男子则戴帽或笠。最为奇特的是妇女分娩后要用火烘烤一个星期，即使是在盛夏，这种仪式也不能草草了事。族人亡故后，由亲属先行埋葬，一年以后再发墓取骨，放置于野外的小房子里。

但现存台湾土著居民，大部分是属于南亚蒙古人种的原马来人的后裔，所操语言也是属于马来玻利西安语族的印度奈西安语系，同时又保持有印度奈西安文化系统的许多原始文化特征。原马来人的祖先最初发源于亚洲北部大陆，一支沿东部海岸南下，广泛分布于我国东南部、南部沿海地区，古代叫做百越。一支从长江上游南下，分布于五岭以西的西南峡谷地区，叫做百濮。他们身材矮小，头发直，鼻型宽，面型短，发须少，眼睛圆而大，不斜吊，有双重眼睑，使用一字多音的胶着语。

大概在新石器时代的中期或晚期，一支越族人从我国东南沿海分批渡海来到台湾，一部分人留下来与先住在那里的矮黑人相融合，成为后来泰雅、赛夏、布农、朱欧等族的祖先。他们在台湾北部登陆，开始居住在沿海的平原地区，以后出于狩猎寻食和躲避强敌的需要逐渐向中央山脉的某些山区转移。泰雅人入山最早，在那里大概没有遇到什么强大的敌人，所以住得很分散，没有形成大集团聚落。他们之间也不大讲究团结，由于同外界缺乏联系，生产和生活都长期停留在落后状态。布农人、朱欧人较晚进入山地，为了不断和强敌作战，常常一家几十口人住在一起，团结很紧，生产和生活也较为进步一些。但无论是泰雅人还是布农人、朱欧人，他们都保留了古代越族和濮族的一些文化特征。他们穿着一模一样的套头衫，住的是底下架空的干栏房，闲暇时就三五成群地吹奏起悠扬的

口琴。当孩子成人以后,就要凿去门牙,用石刀或蚌壳刮去体毛,然后在身上刺满斑斓的花纹,并且要用黑色的颜料涂抹两颊。据说这是因为他们的祖先千辛万苦来到台湾的时候只剩下姐弟二人,为了使家族能够继续繁衍下去,姐姐决定和弟弟结为夫妻。但是做姐姐的又知道弟弟绝对无法接受这一个违反伦常的建议,于是她告诉弟弟已经在某个山洞里为他挑选了一个姑娘做妻子,要他赶快去迎娶。当弟弟动身前往迎接新娘的同时,做姐姐的就从捷径跑到了那个山洞,换上一袭新衣服并用颜料涂黑两颊,静待她弟弟的到来。所以,当做弟弟的赶到山洞时自然已认不出他的姐姐,于是姐弟俩就在这个山洞里结合并定居下来,家族也有幸得以保存和繁衍。

此外,这些居住在台湾北部的土著还有猎头的风俗。青年男子经常手持弓箭、标枪埋伏在丛林里等待异族人的出现,一旦锁定目标,立刻就把他射翻在地,然后拔刀割下头颅带回村落。他们把猎获的头颅用刀剝去肌肉放置在门楣之上,有的猎手还在这些战利品上贴上羽毛和贝壳以壮观瞻,当地风俗是谁家门楣上排列的头颅最多,那么这家的主人就往往被当作勇士来崇拜。但长期的山区生活也使这些曾经横决海峡的先民的后裔们忘却了祖先创下的伟业,他们的语言中已经没有了“船”、“艇”这样的词汇,有的从来就没有海的概念。

除了从大陆直接渡海进入台湾以外,还有一支越人继续向南移动到菲律宾、加里曼丹、苏拉威西等岛屿,和当地的尼格利陀人相融合,成为原马来人的某些支系。大约在同一时期,有几支越人和濮人也分作若干批,有的沿着海岸,有的溯江南下,经中印半岛到达南洋群岛,分别与来自印度或高加索的古印度奈西安种人相融合,成为原马来人。大部分原马来人留下来与原住在那里的尼格利陀人相融合成为后来的真马来

人。其没有和尼格利陀人融合的部分，后来有一支经由菲律宾群岛移入台湾，成为百宛、阿美斯、卑南、耶美、平埔族的祖先。他们在台湾南部登陆，风俗也和台湾北部的民族有很大不同，他们不黥面、不文身、不凿齿，也没有狩猎的习惯。他们住的是土台房，喜欢不停地咀嚼鲜红如血的槟榔。这样，从我国大陆出发的两支南亚蒙古人种，在经过不同的路线和长期迂回的迁移后，最后仍然在台湾汇合，这是古代人类大迁移中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不知过了多少年，阿里山的红桧树枯了又荣，荣了又枯，鹿耳门的潮水退了又涨涨了又退。台湾的先民们仍然追逐着漫山遍野的鹿群，日出而作日落而歇，过着艰辛而又宁静的生活。他们一点也不知道海峡那一端魏、蜀、吴三家搅起的滚滚战尘。

富阳人孙策、孙权兄弟在江东建立吴国以后，依仗其强大的水军，多次派军队泛海北攻公孙渊和曹魏统治下的辽东，南取处于未开发状态的海南岛。公元230年春天，孙权发觉由于连年的战争，东吴国内的青壮年数量急剧减少，劳动力缺乏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尖锐的社会矛盾。孙权知道他不可能有撒豆成兵的本领，虽然国家可以通过立法，强制提早婚娶析户，以增加人口数量，但其成效往往要到十几年以后才能显示出来，那么最直截了当的办法只有通过战争掠夺人口。

孙权准备征讨夷洲和亶洲的消息在朝野引起不小的震动，大将陆逊、金琮匆忙赶来面见孙权，劝谏道：“主公以万余劲旅，赴万里鲸波，求不测之地，如能收得生番回师此是万千之福。但若彼地赤地千里，无所出产，不仅不能裨益于国家，而且师老疲伤，徒糜国帑而已。”但孙权已完全沉浸到他自己构筑的宏伟规划中去了，对于大臣们的进谏仅仅付诸一笑：“吾

意已决，诸公不必固执，请回吧。”

为了这次远航的成功，孙权下令建造大批巨型战舰，并从水军中挑选了一万精锐的战士，派熟识水战的卫温和诸葛直全权指挥执行舰队的各项使命。不久，庞大的舰队在绵软的春风中下水了，浙江宁海的地方长官命令全城的百姓都到码头送行，为远征的战士壮行色。

战舰上的战士衣甲鲜亮，在舷侧站成一排，向送行的亲人一一惜别。卫温和诸葛直站在高高的前甲板上踌躇满志。作为远征舰队的长官，他们知道自己脚下的战舰在当时是无与伦比的。坚固的舰体拥有三层甲板，巨大的船帆运转灵活，更为重要的是舰只上还装备了用于指南的磁针，这样舰队在黑夜或者阴晦的恶劣天气也能顺利航行，不会迷失方向。因此，这次远航对他们这两位久经战阵的将军来说不过就像是一次春狩，他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给吴主孙权带来丰富的战利品，而且他们还将用运去的一船船砖块在那神秘的夷洲建立一座新城，作为进一步发展的据点。虽然登陆后有可能会遇到夷人的反抗，但这些不开化的蛮子又怎么会是万余精锐甲士的对手？从技术上讲，卫温和诸葛直对前景的预测一点都不过分。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当倾城百姓欢送舰队消失在海天交界的地平线上时，可怕的厄运已经张开翅膀悄悄地飞临到他们的头上。

航海的日子是枯燥而乏味的，士兵们远离妻儿家人，出海的日子越久思乡的情绪就越为浓重。特别是一些年轻战士，初次见到大海时，无不感到新鲜好玩，但时间一久，他们就发现茫茫天地间除了水还是水，什么时候才能登上令人向往的陆地呢？卫温和诸葛直知道军心的重要，所以一再告诉士兵们他们即将登陆的岛屿是一个富庶美丽之地，只要出师成功就能

获得大量的财富，说不定还能给每位将士分配几名战俘作为这次远征的奖励。

在两位将军的鼓动下，士兵们重新又抖擞精神，暂时忘却乡愁，鼓起前行的勇气。不知过了多少天，突然一个水兵大叫起来：“树叶，快来看，树叶。”因为激动，士兵的嗓音有些高而颤抖，在空旷的甲板上显得十分的尖细。无论是主帅还是士兵都知道那漂浮在海水中的树叶无疑是从不远的陆地上被风吹落到海里的。卫温和诸葛直命令舰队挂起满帆全速前进，不久旗舰的瞭望哨就传来了激动人心的消息：“陆地，陆地，我们看见陆地了。”士兵们冲出舱房，簇拥在甲板上极目四望，互相询问：“哪里，哪里是陆地？”没过多久，一片青翠的陆地就出现在地平线上，士兵们一个个欢呼雀跃，卫温和诸葛直立即命令收起帆具，放下缆索和小艇准备登陆。

登陆以后，卫温和诸葛直留下部分兵力守卫战舰，全师拔队向台湾腹地推进。沿途，老兵们不断发现许多土著的遗址，这些遗址和以前奉吴主之命征讨百越时遇到过的几乎一模一样。许多土著在发现卫温和诸葛直率领的大队人马后就迅速遁入山岭，但也有一些胆大的土著手持鹿角制作的长矛、青石磨制的长箭，满身挂着石制的珠链默然站在道边看大队通过。

在经过土著村落的时候，卫温的士兵也不去惊扰这些不知今日为何世的居民，只是极其惊讶于当地和东吴迥然不同的风俗习惯。他们发现男性土著都用石刀剃去头发，并在耳垂上打洞，往往要在耳朵上插上十几根茅秆，以此为美。女性土著虽然不断发穿耳，但一旦嫁人以后就往往要凿去一颗门牙。在村落中，民居都很简陋，多用一些荆条编成墙壁屋顶，家里也没有什么桌椅几案，全家老少共用一张大床而已。厨下多用竹木器，他们把原木凿成猪槽状，用以腌制鱼肉，把大竹去结，

用以喝一种小米酿制的低度酒。在村落的中央竖有空心原木，一旦有事就击打原木，四乡八邻的土著就会纷纷赶来聚集议事。

在行军的过程中，卫温和诸葛直的部下也不时遭到土著的袭击，他们颈挂用牺牲品的门牙做的项链，三五成群地埋伏在丛林的边缘，专门猎杀后续部队的游兵散勇，一旦得手就割下首级呼啸而去，令人防不胜防。当大部队掩杀过来进行报复时，却又很难发现猎头者的踪迹。偶尔有几次寻到了这些猎头者所在的村落，士兵们往往被眼前的场景惊得目瞪口呆，大量偷猎来的头颅被利刃剔去了肌肉，成串成串地挂在柱子上或排在茅舍的门楣之上。

经过数天跋涉后，军队开到了现在的台北地区，卫温和诸葛直下令就地扎营，用从大陆带来的砖块修建一座新城。士兵们就地伐取木材，夯实地基，准备在此做长久打算。卫温和诸葛直在帐幕中看着士兵们忙碌的身影感到无限的欣喜，毕竟他们是在吴国的土地之外创建了一个奇迹。

但两位主将的欢愉并未持续多久，几天后就有统领来报告说有一些士兵病倒了。卫温和诸葛直亲自前去探视，发现患病的士兵面色潮红，高烧呓语不休。卫温转身问军医：“汝识得此是何病。”军医沉吟片刻以水土不服和热症对。听军医如此说，卫温和诸葛直知道筑城的工程进度必将受到影响。

第二天一早两位主将不约而同被营帐四周的哭声惊醒，急召侍卫询问：“外边何事喧哗？”侍卫回答说：“昨日患热病的军士今日都已暴卒，各营又有许多军士病倒。军士多是桑梓同乡，平日兄弟情深，突失手足故此啼哭，不想惊扰将军，罪该万死。”卫温和诸葛直闻听此言连忙命帐下吹号击鼓召集各营统领议事，但统领们带来的不过只是各营病几人卒几人的噩耗。

面对这些冷冰冰的数字，卫温和诸葛直一筹莫展。如果此时全军而退，众将士的性命或许可以保全，但就这样无功而返，即使回到了吴国也难逃军法。卫温想到这里狠狠心对诸葛直说：“慈不掌兵，全军驻守不退。”

卫温的坚忍品格确实足以为全军楷模，但却无法抵挡死神收割生命的镰刀。短短一年，全军十分之九的士兵已经在这个蛮荒的岛屿含恨闭上了双眼。幸存下来的将士们不约而同地聚集到主将帐前，要求立刻离开这个恐怖的死地，给万余来此地的战士留下几个回乡报丧的信使。卫温和诸葛直知道此时已经山穷水尽无力回天了，为了不激起兵变只能立即起碇回国。卫温走出营房告诉士兵，同意立刻上船回国，但为了在吴主孙权面前能减轻一点罪责，必须围捕一些土著带回去。士兵们对卫温的决议深表赞同，立刻分头行动入山围捕，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抓获了 2000 余人，全部绳索捆绑押入舱房。就在围捕的过程中又有许多士兵因为热症而丧生，而且一些部落得到消息，纷纷逃入崇山峻岭之中。卫温不得不下令停止行动，全军登舰上船。在土著人一片凄惨的哭声中，舰队慢慢地挂起风帆，踏上了归航的旅途。卫温和诸葛直怀着极为复杂的心情回望着这片埋葬了近 9000 名江东子弟的土地，此次远征损兵折将有辱使命，回到故里不知如何去面对孤儿寡母的眼泪、主公痛失劲旅的暴怒。

舰队驶入建业码头的时候，岸上已经到处挤满了寻找亲人的百姓，当她们明白自己的丈夫、儿子不会再回来时，哭声顿时响彻云霄。不出卫温和诸葛直的预料，孙权对这样的远征结果愤怒到了极点。他原指望能掳回一些土著弥补短缺的劳动力，想不到竟然把 9000 多精锐水军白白埋葬到了海外的蛮荒之地，即使带回 2000 身材矮小、皮肤黝黑的土著对吴国又

有多大的裨益?所以卫温和诸葛直回到宁海后不久,孙权的缙骑就赶来把他俩捆绑收监,没几天就以违诏无功的罪名被处死。随着岁月的流逝,这次悲惨的远征不再被人们提起了,如果不是二三十年后吴国的丹阳太守沈莹根据在远征中幸存的老兵的口述写下了《临海水土志》,那么我们就根本无从知道先人经略台湾的这段历史。即使这样,后人们还经常为卫温和诸葛直是否到过台湾争论不休。直到本世纪30年代日本人在台北发现了卫温舰队运到台北筑城的指掌型砖块,这场争论才平息下来。当然这是后话不提。

## 第二回 耀德观兵三征流求 毗舍耶人劫掠泉州

自三国而下，中国大陆经历了近 400 年的分裂割据，终于在隋王朝的统治下，复归统一。经过隋文帝一代的政策调整，社会经济有了迅猛发展，到隋炀帝时，国力强盛到了极点。隋炀帝是一个好大喜功的皇帝，对来华的各国商人、使节极尽慷慨大方之能事，以此夸耀隋朝的强大，但同时也不放弃对一些域外民族的武力压服，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叫“耀德观兵”。

607 年，隋炀帝命令羽骑都尉朱宽入海求异俗，以海师何蛮为向导，舰队在海上航行了数日就到了流求，士兵们纷纷放下小艇乘着海潮冲上沙滩。朱宽和何蛮伫立在滩头上极目四望，从脚下的沙滩到远处森林边缘之间空寂无人看不见一个活物。朱宽被迫率领军队在原始森林中披荆斩棘向腹地深入，希望能早些找到蛮夷，好向他们传达隋炀帝的恩泽和威仪。

总算是天遂人愿，几天以后朱宽好不容易在丛林里遇见了第一个土著。由于双方语言不通，朱宽根本无法从这个土著口中知道部落分布的具体位置，也无法让他明白天朝使者莅临的使命和目的。为了向隋炀帝复命，朱宽只能把这个土著押上舰船，回国了事。隋炀帝下令绘图告示天下，有识得此种土著语言者赏。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没几天就有一个从马来群岛来的客商前来揭榜，声称懂得流求土著的语言。隋炀帝大喜过望，立刻命令此人入宫奉职，经过一番周折才弄清楚这

个土著是流求首领欢斯、渴刺兜的部下。

马来客商告诉隋炀帝流求有许多部落，每个部落都以英勇善战的战士作为首领，部落与部落之间没有什么隶属关系，部落首领和部落成员之间也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部落内部从无征收赋税的习惯，偶尔有作奸犯科的事情发生，也没有一定的法律加以约束制裁。当地的气候和岭南相似，种植水稻、小米、赤豆、胡豆、黑豆，山中盛产黑熊、豺、狼等猛兽。土著养殖猪和鸡，前者用以食用，后者主要是取其羽毛用于装饰，如果他们看见外族人食用鸡肉就会感到恶心呕吐。部落战士生性好斗，赤脚翻山越岭如履平地。部落间寻仇，都要先下挑战书，对阵之时，双方各出几名勇士相互跳骂挑衅，继而相互搏杀击射，如果一方失败就会全族退走，决不死缠烂打。

隋炀帝听马来商人讲了这么多奇闻异事，不禁大感兴趣，连声说：“诚三代以前之民也。”于是他立刻命令朱宽做好再次前往流求慰抚众番的准备。608年朱宽率领舰队再次出海，在流求登陆后派马来商人前去和土著接洽。这次马来商人很快就和出山打猎的土著接上了头，旋即被带到了密林深处一所墙壁上挂满死人头骨的大房子里。部落首领欢斯、渴刺兜就住在里面，他们两个人看上去年纪不大，身上穿着用纴麻和杂毛织成的套头衣，上下挂满各种贝壳以为装饰。屋子里的老老少少都不留髭须，妇女们还用颜料涂黑手脸，身上刺满了各种形状的蛇虫文身。

欢斯和渴刺兜对大隋使者的到来并不表示欢迎，他们的脑子里从来就没有什么国家的概念，以为隋王朝不过就是和他们差不多的部落而已。特别是他们听说隋朝居然要求他们俯首称臣年年进贡时不禁勃然大怒，马来商人见慰抚不得要领只得退回登陆点向朱宽复命。朱宽闻讯大怒，原想立刻派兵